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
第十回 瑟柱頻移暗彈清淚 琴弦重續誰是知音

且說素娘正自悲感，忽聽有人說話，抬頭一看，卻是任婆子朱氏走將進來。口中誇道：「好俊菊花兒！好俊菊花兒！」看著素娘說：「我的奶奶，叫我好找，原來在此看花兒呢！」素娘說：「你找我作甚？」婆子說：「印哥的小褥子、繡口袋都漿洗出來了，就是那麼做上，還是等添些新的呢？」素娘說：「還將就使的，就是那麼做上罷，老爺與去世的夫人最怕因為孩子糟塌東西，恐折了他的福壽。」婆子說：「阿彌陀佛！這才是會養兒女的呢。怎不叫他增福延壽？似千歲赫赫王侯之家，要穿甚麼樣的沒有？我見如今外邊這些新發戶的毛財主家有了幾個臭錢，不知怎樣的賣弄！把孩子打扮的花花綠綠，金鎖子、銀鈴當、項圈、鐲子，帶在身邊，一眼看不到，丟了東西還是小事，往往連孩子都拐了去。」素娘笑了一笑說：「我們印哥兒皆因怕人拐了去，所以不與他上好的穿戴。」婆子也笑道：「那個七個頭八個膽的忘八蛋敢來這裡拐人？再者，這樣深宅大院。生人也不容易進了來。」素娘道：「真話，除了你別人可是進不來的。」婆子聞言哈哈大笑道：「好奶奶，你老要罵我個忘八蛋就照真的說罷了，何必繞個彎子？」素娘笑道：「我是個比喻，誰罵你來？」婆子看素娘面有淚痕，問道：「奶奶想是因節間又想起夫人，傷感來呢。常言說人死不能復生，徒悲也無益，我勸奶奶保養自己的身子要緊。」素娘見說，長歎了一聲說：「是，任媽媽你那裡知道？」

想當初，自我那年將門進，那夫人何曾把我當偏房？同心合意無猜忌，滿擬著地久共天長。再不料一旦升仙撇了我，閃的我少魂失魄無主張。出來進去成孤鬼，過節逢時愁斷腸。怎麼得綠窗再續同心侶，百年聚首不分張。」婆子聞言連誇獎，說：「夫人的心性真賢良。見人家嫡庶如仇常打鬧，巴不得大房夫人早早亡。那像這樣常思念，倒添高興喜洋洋。奶奶既然愁寂寞，何不與千歲細商量。斷弦重續何妨礙，有個絕好的親事正相當。」素娘問道：「誰家女？今年多大住何方？」婆子用手東南指，說：「離此五里四賢莊。這姑娘今年二十單四歲，德言恭貌世無雙。」素娘說：「若大如何還待字？」婆子說：「若要提時話正長。」

「奶奶聽我細講：他家姓伏，世代書香。去世的老爺作過縣宰，膝下一兒一女，小姐就是我才說的這位站娘，乳名順娘。公子伏華是個國學，上午死了，娘子滑氏，膝下有個小公子，名叫准郎，今年八歲了。家中不大十分富足。滑氏娘子與伏小姐姑嫂二人十分和美，又因小姐四德咸備，伏大娘子不肯草草許婚，恐怕委屈了小姑兒。如今的世態，瞞不過你老人家，都是錦上添花的多，輕財重義的少。那些紳縉卿宦富足人家，嫌他無父無兄，孀嫂嫁妹，妝奩不能豐盛，不願結親。那次等人家有錢無名，伏大奶奶又不肯許。這就叫高不成、低不就，所以至今還未受聘。我想老爺續弦，不過挑位好姑娘，斷無計較妝奩的話。奶奶問千歲，若願意的時候，這宗喜錢就照顧了老婢子罷。我明日就去，一說兒管保十成有准。」素娘說：「你怎麼就知那姑娘甚好呢？可曾看見過麼？」

婆子見問哈哈笑：「那是知他底裡深。四賢莊離咱墳園沒二里，常去常來走破門。小公子當年是我接的喜，直到如今八九春。認我乾媽胡攪鬧，姑嫂倆見人分外親。伏娘子癆病時常犯，叫我去打腿捶腰住幾旬。伏小姐因瘦身有病，撫養公子甚慇懃。那准郎自從三歲跟姑母，更比他娘疼萬分。淘氣撒潑耐著性兒哄，嘔的人一旁冒火他不噴。體憐問飽百般愛，煨濕就乾辨寒溫。這都是我親眼見，可見這姑娘是賢惠心。若要到了咱家內，定把那印兒憐如掌上珍。與奶奶二賢相會合了事，保管趕上去世的夫人。」任婆說了個十分好，黎素娘粉面生春把話雲。

素娘聽了說：「若依你這等說來，果是個賢良性格。就怕你那一張油嘴，有些言過其實。」婆子說：「呀，我的二夫人！我的多大膽子，敢來這裡說哄千歲？老婢子若有一字謊言，就是個狗人的。」素娘忍不住笑了一聲說：「既然如此，等我與千歲商議，若要允了，就煩你作個冰人。」婆子連連答應說：「效勞，效勞。」

正說至此，丫鬟來請，說：「千歲回來了，找二夫人呢。」素娘遂起身回至上房，向前問道：「老爺回來了？」高公點頭問道：「你往裡去來著？」素娘說：「我到西軒看了看菊花，老任也找了去，我二人就說起話兒來了。」高公笑了一笑道：「與他有些什麼話說？」素娘說：「說起夫人期服已過，內堂無人，何不續娶一位夫人。妾身說，恐無相當女子。他說四賢村就有一家鄉宦的姑娘，四德俱備，老爺若願意我就去說。」高公聞言，搖頭不語，取過一本書來放在桌上觀看。素娘見老爺有些醉意，也不便再言，退到一旁。不多時天晚，大家安寢。

次日飯後，素娘又在高公面前提起此事，高公說：「你只是再三勸我續弦，我反覆思量，有三事不可：一則兒女雙全；二則年已四旬；三則室中有你，又何必多生煩惱？」素娘陪笑道：「老爺說的三不可，依妾身想來，卻是三可，若說因室中有我不娶正室，這句話被人聞之，關乎老爺的聲名不美了。」高公說：「卻是為何？」素娘說：「豈不議論千歲溺婢妾不娶正室？」

況千歲，並非老邁衰朽，三十內外算青春。雖有他們姐弟倆，誰不願七兒八女打成群？娶位夫人多生育，承歡膝下復添人。再者內裡無主張，老爺出門剩妾身。孤影單形無伴侶，那一派淒淒景況慘人魂。勸老爺驚膠重續鴛鴦侶，攜帶我香閨有伴結同心。只當是好心的夫人還陽世，家庭樂事又重新。」高公聽畢一聲歎，說：「世間那有一般人？萬一娶個不賢婦，豈不是煩惱無門自己尋？」素娘帶笑說：「無礙，我也曾仔細從頭問老任。千歲若是不放意，喚來一問便知真。」高公聽畢不言語，側身仰面自沉吟。素娘見有活動意，忙令丫鬟叫老任。

使女奉命，去不多時，將婆子喚來。素娘說：「就是咱們昨日說的那件事，你可細說與千歲聽聽。若還中意，就煩你去為媒。」婆子見說，歡喜不盡，張開兩片油嘴，加了許多的粉飾，說了個天花亂墜。高公聽了道：「雖是續弦，關乎終身，不可一時冒作，且過幾時再說不遲。」婆子見說至此，只得退出。

又過了幾日，素娘巴不得早娶一位夫人來，還像當初楊夫人在日，合意同心，朝歡暮樂，遂在高公面前不時提念。高公被他念的心活，便將蒼頭鄭昆喚進後堂。

當面吩咐這件事，命他去四賢村中細打聽。蒼頭奉命連忙去，午飯之後便回程。走進後堂見千歲，細稟其中就裡情：「小人去訪伏小姐，去問他附近鄰居眾老翁。提起盡知都誇獎，人人說他好性情。從不出頭與露面，未聞說話有高聲。也曾有人偶瞧見，人品不過上中平。舉止安詳多穩重，幼也讀書不大通。年紀不過二旬外，而今待字在閨中。這是小人訪來的話，不敢增減稟翁明。」高公聽畢將頭點，素娘歡喜樂無窮。說：「老任果然話不假，這就是樹的影兒人的名。所說之言無大異，這段良緣定有成。赴著天色還不晚，今日個就命任婆係赤繩。」這也是前因造定非小可，借由生事起魔星。不遇盛寒極冷日，安得梅香與柳青？高公當下發長歎，說道：「素娘休忙你且聽。」

高公向素娘擺手道：「你休性急，我這心內還有一段思量。人凡世上兩來之事，多不能相會。此女雖有賢名，但不知才調何如。當夫人在世，你與他耳鬢廝磨八九年餘，難道不知他的性情？他並不是一味的柔和，賞功罰罪，各當其然，是非曲直，明見如神。當言則侃侃而言，遇義即慨然而作，絕無欲言不言之態，全無畏前畏後之形，所以令人欽敬。那些男婦、僕人，戴之如父母，畏之如神明。僕人有不了事，他卻能善能察看：無心之失，雖大過亦恕而不究；有意欺主，雖小失也不能饒恕。雖然責罰，卻不輕易打罵，都是叫至面前善言教訓，使其改過自新。恩寬不溢，嚴威不猛。雖係閨娃，實有男子氣象。我合他夫唱婦隨，相敬相愛，如賓如友，十數年並未紅過臉。只因他常有規諫之言，我無非理之作，所以至今不能忘情。伏家女子雖有賢名，恐無才智。常言道：好好先生不是柔忍之婦，定是無骨之才。萬一不及亡人，我這下半世豈不是自尋煩惱？思量起來，到不如鰥居到老。」素娘說：「千歲若拿不定主意，妾身到有個決疑之法：何不求祝呂祖打一生生神術，且看批詞，再作道理。」高公說：「這倒罷了。」

說話之間，天色已晚，二人更衣淨手，也不帶僕婦、丫鬟，素娘提燈，高公隨後，同至後園呂仙祠內，焚香拜禱已畢。高公寫了「問姻緣」三字，打開術本，素娘打算，高公書寫。霎時打成四句詞，卻是：

萬事分已定，浮生空自忙。河洲重睹面，方是好鴛鴦。

素娘看了笑道：「老爺恭喜！河洲重睹面，豈非再娶之意？好鴛鴦，定是佳偶。這段良緣，一定不錯。」

這正是：天深遠人難測，當時怎解未來言？高公這才主意定，皆因是素日虔誠信呂仙。回至前邊安寢下。一夜無詞到早間。早膳已畢房中坐，命叫任婆至面前。仔細吩咐提親話，任婆子歡喜樂非凡。說道是：「老婢就此他家去，不消晌午就回還。」說畢返身出內室，繞過前庭把箭道穿。出了府門朝東走，小路斜抄慢向南。放開兩條追風腿，挪動了一尺三寸的小金蓮。這婆子雖然肥胖身軀重，全虧他慣載千斤的兩早船。陸地撐開急似箭，不多時到了伏家莊院前。

婆子貪賞的心，十分高興，連顛帶跑，不多時到了伏家。門首那門戶緊閉，遂走向前來，把門用手一拍，高聲叫道：「開門來！」聲未畢，只聽得「汪」的一聲，從水溝洞竄出一條黃犬，張牙舞爪，向婆子咬來。唬的婆子連忙彎腰亂抓地下的石子土塊，望著狗連連擲去，往後倒退著喊道：「看狗來來來！」只見大門開放，蒼頭勞瓊拄著拐杖，口內一面咳嗽，一面叱狗，抬頭看見婆子說：「任嫂貴人哪，怎麼許久不來走走？怨不狗看著眼生。」婆子說：「你家好攘刀子的牲口，嚇的我心跳到口裡！想今年春天我沒在這住過好幾天？蜂姐不得閒時，都是我倒口飯喂他，那時看見我，他就擺尾搖頭，前竄後跳。才幾時不來，難道這沒良心的囚攘的就不認的了？」勞瓊說：「我的嫂子！想著當日我們大爺在日，朋友弟兄一大群，你說生死之交，我說患難扶持，每日在一處吃喝，把筷子啞了七十多捆。不算銀子，錢也不知白騙去了多少。新鮮東西下來時候，你也惦著盟兄，送兩個錢的王瓜進鮮，我也想著把弟，奉三個錢的杏兒。乾兒子來孝敬乾爹，那一番親熱，一言難盡難。原來都是些虛情假意，哄的是現在的吃喝。及至後來大爺得了病，家業蕭條上來，一個個就不大上前兒了。一會兒家還有點子情兒，到了死後撇下孤兒寡婦，日費艱難，那些如漆如膠，長吃長喝，受惠的爺們都躲到東洋大海去了！那日大奶奶犯了病，躺在床上沒有盤纏，小公子又要零錢，姑娘著急無奈，叫我去找大爺素日親密的朋友求幾串銅錢，好與大奶奶養病。」

我從那清晨跑到晌午，腰又酸來腿又乏。這個給個不見面，那個回說不在家。剛剛碰見白大眼，鋪兒裡同著朋友在吃茶。我將他招至一邊邊就裡，只見他歎氣連聲把嘴啞。說道是：「我的日子難瞞你，不過是外邊好看打八岔。拆東補西將就混，內裡空虛有甚嗎！想當初乾爹怎樣恩待我，難道我有條橫骨把心搽？他老不幸身辭世，我應該照看兄弟與乾媽。這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，怎奈我艱難自顧尚不暇。你回去乾娘一定思量我，好像我忘恩負義弄浮滑。我今向你起個誓，若要撒謊是忘八。這事如今怎麼好？我真可把我難殺！要不然等我替你轉求借，辭不的辛苦與磨牙。明日你來聽我信，說完一溜兔兒花。自從那日言此話，直到今日未見他，人還如此浮上水，狗兒怎不灶中爬？」老兒說至這句話，任婆子拍手打掌笑哈哈。

任婆子聽了說：「管家，我說了你們的狗一個不好，就招出這些話來！只是顧聽你搗鬼，卻誤了我的正事。好生看著狗罷，我好進去。」

當下勞瓊把他送進二門，婆子走入上房，只見滑氏與順娘小姐坐在窗下門牌葉玩耍。婆子向前萬福問安。姑嫂二人連忙放下紙牌，含笑讓坐。滑氏說：「任嫂兒，貴人哪，今日那陣風吹發你來咧？蜂兒快倒好茶來與你任媽媽喝哦。」丫鬟答應，送過茶來看著任婆子說：「任媽媽如今發財的時候，還肯往咱們娘兒們這裡來麼？」婆子說：「你看這丫頭屬小雞兒，剛頂了蛋皮兒就露著嘴尖。你等著，我合大奶奶說說，給你招個好雞巴女婿，配你那張伶俐嘴！」蜂兒正站在婆子背後，順手一個脖子拐，打的婆子往前一跌，灑了一身茶，口內含的也噴了出來。引的滑氏與小姐都大笑起來。婆子一面笑，一面抖著衣服說：「奶奶、姑娘還笑呢，也不說說，你家有禮法的，姐兒打起客來！我是來與府上報喜的，還不曾討賞，倒先挨了一個脖子拐！」滑氏說：「你就報出喜來，打的不算，一定有賞。」婆子說：「我是與姑娘說個好婆婆家，豈不是大喜麼？」順娘見說，把臉一紅，站起身來，走裡間去了。

婆子一見哈哈笑，滑氏有語問端詳：「這一家姓甚名誰何處住？住在城中是落鄉？」婆子說：「離咱這裡五里地，就在西面麒麟莊。提起高家誰不曉，合郡都知鎮國王。」滑氏說「聞聽舊歲夫人喪，莫非續娶作填房？」婆子說：「正室無人家業大，續弦執掌內中幫。」滑氏說：「他家共有人幾口？」婆子說：「一兒一女一偏房。」滑氏說：「側室為人可也好？」婆子說：「仁慈禮義性賢良。」滑氏說：「此人目下有多大？人才品貌可相當？」婆子說：「整整齊齊三十歲，容顏絕妙有風光。白面朱唇眉目秀，掩口微須二指長。」滑氏說：「久聞他家多富貴，就只是不曉虛實內裡詳。」婆子說：「我時常來去深知細，聽我仔細表一場。他的那府第人人都見過，雕樑畫閣似天堂。綢緞綾羅全有庫，財寶金銀注滿箱。牛馬成群豬羊眾，倉中堆聚萬年糧。古董玩器無其數，大的珍珠用斗量。僕婦家丁多少對，丫鬟小廝幾十雙。吃的是珍珠與美味，穿的是緞服共羅裳。玩的是琴棋合書畫，看的是古本與明章。漁陽鄉宦頭一位，廣行好事善名揚。奶奶若是將親許，不愁日費度時光。無乾之人還義助，似這樣著己親戚一定幫。」這婆子錦上添花一片話，說的那伏家娘子喜非常。

滑氏含笑開言：「若依你這等說來，這個人家可也不錯，雖是填房，大個五六歲也不算多。你回去見了那裡，就說我允了親事。也不用行茶過禮。一來我家沒人照應，二來你也知道我的手窄，要不然把茶禮折幾兩銀子來，也好搭幫著聘他。」婆子點頭道：「很使得，我這一回去就定了，大約今年必要娶，你老也預備預備。」滑氏說：「二十三四的姑娘，要娶我也不攔，又無甚大陪送，隨他幾時娶就是了。」婆子說：「話已說定，我也該走了。」滑氏說：「你且吃了飯，喝盅喜酒如何？」婆子說：「這倒使得。」

當下滑氏即命蜂兒整治四碟好菜，暖上酒來。婆子先斟了一杯，遞與滑氏說：「我借花獻佛，先敬奶奶一杯喜酒。」滑氏接來飲了，也斟一杯與婆子說：「你吃暖腳雙盅，另日再與你酬勞。」婆子一面接酒，一面叫道：「大姑娘，今日天氣涼涼的，請出來吃杯熱酒罷。」滑氏說：「他還理你？你那不是白討論？」婆子嘴一啞，說：「罷啦！我的姑奶奶，你這回不理我，等將來到了享福的時候，只怕感念我不盡哩！今日大風小刮，怪冷的，為與你說媒，凍的我肉生疼，小姐怎麼謝謝我罷？」滑氏說：「等明日我謝你三兩細絲。」婆子說：「哎喲，好奶奶！我是合姑娘說玩話呢。咱娘兒們如何提到那上頭去？」滑氏說：「皇上也不白使人，我必有點薄意。」

正說之間，一陣腳步響，原來是小子勞動帶著小公子伏准玩耍回來，跑進房中，公子叫聲：「媽媽，快與我三十個錢買糖糕吃，我饑咧！」滑氏說：「你一口家常飯也不吃，一早起就花了四十多個錢了，這回又要三十文，可無有那些了。這裡還有十六個錢，你拿了去罷。」說著從腰中掏出遞過去了。小公子見了嫌少，望後倒退了兩步，帶著哭聲說：「我不要。」滑氏說：「好乖乖，今日晚了，就剩了這幾個錢，你拿了去罷。等明日我叫勞瓊當了當來，與你一百錢。」公子聞聽哭起來了。只聽順娘在套間裡低低叫道：「准哥這裡來，我與你添上。」小公子這才擦了眼淚，走進房中，拿了錢出來，笑嘻嘻的拉著勞動往外就跑。滑氏說：「仔細你忘八蛋的狗皮！叫你哄著，有多少錢都叫他胡買了，你好跟著口饞！」勞動說：「誰吃他的東西來著？他看見什麼，不論吃的玩的，他都要買，不是哭就是罵，花了錢回來，奶奶又是罵，叫我怎樣好呢？」滑氏說：「好個娼婦養的，望我舉起嘴來了！」任婆說：「你看這孩子，奶奶說兩句，你聽著罷了，還管調嘴舌的，快去罷！」滑氏說：「好，勢敗奴欺主麼！這小雜種大不像先了！他爺兒兩個要有能為，早就走了。」婆子說：「小孩子家不知好歹，你老是作主子的，高高手兒他就過去了。一半兒見，一半兒不見的罷了。我的酒也夠了，該走了，明日再來送信罷。」滑氏說：「你再坐坐如何？」婆子說「恐天色晚了，就此告辭。」當下蜂兒看狗，把婆子送出門來。

世間上惟有六婆多詭詐，十句言詞五句虛。只圖自己得謝禮，那管彩鳳配山雞。有多少紅顏秀女陪癡漢，有多少美貌郎君伴醜妻。有多少老朽年殘娶少艾，有多少移花接木誤佳期。有多少良善苦遭悍婦妒，有多少聰明女子丈夫癡。似這些雖說有個前定數，細思量其中未免被媒灼愚。弄的那鴛鴦顛倒無可奈，也只好認個悔氣胸悶。任婆子，歡歡喜喜往回走，自家打算暗尋思：伏大娘子方才許，謝我三兩好細絲。大料高家也不少，約摸著他數兩餘。到手之時先放帳，揀著那老實主兒要加一。過上三年並五載，財長財生息作息。過年秋間上一半，作套合身新絹衣。那一半資生有底本，好與啞叭娶房妻。怎麼丑來怎麼俊，只圖生男盼子姪。

要不然替男招個夫主罷，復又自笑說使不的。一來年老沒人耍，二未品貌一出奇。胡思亂想全拉倒，且自喝盅買肉吃。這婆子一面思量一面走，兩腳如飛快又急。霎時到了鎮國府，天色剛交未時。不用退稟朝裡走，轉過前堂到內室。高公正在房中坐，這婆子向前叩見稟端的。

婆子見禮已畢，就把伏娘子許親之言，說了一遍。素娘說：「既然許了，老爺看個良辰，好下定禮。」婆子說：「伏大奶奶說來，他身上有病，家裡無人張羅，又無其陪送，不受茶禮，一言為定，但恁千歲這裡擇日迎娶就是了。」高老爺說：「婚姻大事，豈有不受茶定聘之禮？這個如何使得？」

婆子說：「我今照直說了罷，伏大奶奶是為難。受聘就得會親友，家中鋪墊少銀錢。有心把禮折銀兩，又難出口實害羞。」高公聽畢將頭點，命丫鬟取過通書舉目觀，擇了個本月十八下紅定，佳期十月在初三。取出了紋銀二百零十兩，使女盤托放面前。高公說：「倫常大禮豈可廢，過紅下定必當然。此銀幫他為使用，足可中中把事完。非是我小看親戚多冒瀆，世間上孤兒寡婦甚堪憐。」婆子說：「阿彌陀佛我的千歲，難為爺仁德心腸想的寬。我去見了伏娘子，他一定感念恩情重如山。那裡還說小看話，這真是難渡的愁江遇便船。」高公說：「我就命人同你去，天不大晚早回還。這是二錠銀十兩，賞你拿去買衣穿。」婆子聞言忙跪倒，連忙叩首在平川：「老婢子一家三口蒙恩惠，生者得飯死得棺。只恨無能難補報，也只好來生結草與銜環。這點微勞當效力，怎敢受賞與偷安。」這婆子眼看銀子將頭叩，黎素娘一旁含笑慢開言。

素娘說：「老任，老爺既賞了你，你就拿了去罷。」高公說：「不必多禮，快些起來。」婆子見說，又叩了一個頭，這才站起，拿過銀子來，掖在腰中。當下高公命李清、趙泰同著婆子將那二百銀子與伏宅送去，自不必細表。

過了幾天，高公吩咐備了祭禮，與素娘同到慎終源與夫人上收化紙，大哭了一場，回至家中次日就是下定之期。

這一日，高公、素娘清晨起，傳進家丁至書堂。設擺盒盤十六對，看著那僕女丫鬟把禮裝。玉翠珍珠金首飾，紗羅綾錦緞衣裳。乾鮮果品江南酒，染紅鴨鵝共豬羊。鄭昆梁氏押著禮，出門竟奔四賢莊。來至伏家大門外，任婆先跑步慌忙。伏家使女接梁氏，勞蒼頭迎候在門旁。禮至中堂忙設擺，滑氏一見喜非常。紅紙封兒放了賞，就讓來人進廂房。設席款待忙收禮，喜壞了伏家公子小兒郎。吃了些荔枝扒龍眼，揣著核桃咬著糖。勞動哄著也吃了個夠，兩個人攏攏跳跳喜洋洋。不多一時用畢飯，助忙的男女獻茶湯。滑氏取紅紙包兒十幾對，每盒中二錢的如意放一雙。賞了婆子銀三兩，一對銀簪帕兩方。打發高府人回去，不覺西方墜太陽。

「世情觀冷暖，人面逐高低。」兩句俗話，卻不曾說錯。當日有伏華在日，為人浩蕩，所交之人都是些幫嫖看賭之徒，不多幾年把父親作一任知縣弄來的銀錢花去了十中之七，及至死後，家業蕭條，那些親友漸漸斷了來往。不料今日與高府結親，這一個禮，村中人看見，霎時傳開，不多幾日，那久不上門的親友今日來一家道喜，與姑娘添箱，明日來一家奉賀，與小姐澆頭，倒熱鬧了幾天。那滑氏為人心性更窄，見了這些人不但領情，連笑帶刺說上幾句譏諷話兒。那些趨炎赴勢的人，白花了銀錢，又討一場無趣，豈不可笑？且說高公當日在家時，與夫人住的是中堂東上房，左右廂房間著，耳房丫鬟宿處，前邊大庭儀門外周圍群房鄭昆家丁居住，西邊大院是客位書房。中堂後一道粉牆，開個甬門，北邊一溜七間。三友軒院中，兩顆青鬆，一叢綠竹，窗下設幾盆紅白梅花，三間臥室，兩邊兩間作了收藏書畫牙籤的所在。一自歸葬楊夫人回來，那東房中有他遺下的妝奩器皿，高公睹物思人，不忍居住，即命鎖閉不開，遂與素娘住在西屋，此時就作了洞房。將後面三友軒掛了個蘭室的匾額，命素娘居住。將一應之事都吩咐鄭昆料理，所有的親友一概辭謝，不收賀禮。

說話間就到了十月初二日，少不的隨俗掛紅結彩，亮轎響房。高公只叫吹打一次，就命急速退去，只覺心中傷感，獨一個走到書院小暖閣中擁爐獨坐。

鎮國王斷弦重續思結髮，含情獨坐把頭低。對景傷心追已往，腹中暗暗叫賢妻。想當初青年燕爾成佳偶，不亞如燕侶鶯儔比目魚。夫唱婦隨相敬愛，如賓如友數年餘。一旦間珠沉玉碎明花卸，豔魄芳魂何所之？閃的我青鸞自舞菱花鏡，梧桐枝上鳳孤淒。再不得北堂侍宴勸老母，膝下承歡捧玉卮。再不得問安侍藥慈幃。晝夜慙慙不能衣。再不得葬母扶柩歸故里，素飯麻衣盡媳職。再不得謹慎預防夫有過，軟語柔情進諫詞。再不得憂慮香煙後嗣，留心替我訪姣姿。再不得規訓僕人歸善教，恩威並用兩操持。再不得女工勤謹遵婦道，增添惜儉盡相宜。再不得閒評今古觀書畫，彈罷瑤琴看象棋。再不得花前小宴同歡飲，月下拈題對詠詩。我只說百年偕老長歡聚，卻不道紅顏薄命早歸西。我為你蘭閣不啟長封鎖，怕見當年金縷衣。睹物增悲腸欲斷，一日思卿十二時。這而今斷弦重續非忘義，都是為家庭無主內堂虛。雖有素娘居側室，為人軟弱太仁慈。侍女眾多僕婦廣，恩寬難免錯規儀。尚不知伏氏可能成專主，我只怕無才掌大旗。雖然說媒言仙卜同道好。我的這心中未免要薄疑。怎麼是洞房花燭夜，反覆思量無意思。這老爺目中落淚心中慘，只聽得簾籠開處步輕移。

一個使女走進閣中說道：「稟千歲，張和、王平自京回來了。楊大公子奉舅老爺之命，跟來看望老爺。」高公連忙問道：「今在何處？」丫鬟說：「都在上房。二奶奶叫我來請千歲。」高公遂拭淚起身，走入上房。楊公子連忙站起，緊行幾步，上前躬身問好。高公回答，也問了老太君與夢鸞小姐的及合家的安否。楊大公子就讓姑父轉上，要行拜見之禮。高公道：「遠路風霜，賢姪鞍馬勞乏，免禮請坐。」楊公子不肯，兩下謙至再三，高公說：「常禮罷。」楊公子只好依然朝上，恭敬敬作了四個揖，高公還了兩禮這才大家歸坐。侍兒獻上茶來，吃茶敘話。

張和、王平進來叩見主人，回話說：「稟千歲，小人等八月底到了京中，原來京中自春瘟疫大行，十家九病。傳成夫妻雙雙染病，於五月內俱各身亡，都是楊舅爺著人照看，埋葬了他夫妻二人。小人臨起身，舅老爺命人將咱府中的傢伙器皿都搬在舅老爺府中收藏，將那裡府門鎖閉了，回來請爺示下。」高公聽了，又是一番歎惜傷感。當下楊府家丁進來叩見姑老爺與二夫人，抬進四隻箱子，打開獻上。一箱籠團、鳳尾、君眉、女兒、苦丁、兩前、六安各色名茶；一箱匣果蒸酥、蜜餞、果脯、哈密瓜乾、煙燻火腿、鹿脯、南醬瓜、橙柑異品，吃食等物；一箱花翠脂粉、繡衣彩裙、香荷包、金針絨線，這是送與素娘的；那一箱是兩套織金錦繡小衣、束髮金冠一頂、垂發攢珠小帽一頂，項圈手鐲，金鎖銀鈴等類，是與雙印穿戴之物。高公看畢，遂向楊公子道了謝，命人收起，吩咐鄭昆領楊府的家丁去款待酒飯。

這裡楊公子淨面更衣已畢，取出順天侯問好的書信，遞與高公。高公接來拆開觀看，見上面也是老太君的言語，勸其早早續弦。高公看了，長歎一聲，向公子說道：「這件事岳母與大舅爺也說在這裡，我被素娘勸念不過；又因內室無主，素娘身居側室，為人性軟，恩寬心隘，恐家規不整，故不得已續弦。前者已定下東村伏氏之女，明日過門。欲去通知岳母、大舅，奈道路遙遠，吉期已近，湊巧賢姪到來，正好會親。」說話叫，擺上接風酒宴，大家敘禮入坐，共飲談天。天晚各自安歇。

次日，合家早起，大家人家作事，諸事都有執役之人，早打發轎夫、吹手、娶親人等，吃了飯，起身去了。家中設下華筵，中堂擺列喜紙。五里之遙，霎時就到。剛交了辰初，彩轎臨門，娶親女眷攙新人下轎，紅氈鋪地，步上畫室，寶相贊禮。高公此時心中傷感，勉強拜了天地祖先，把新人扶入洞房。合盃、交杯、坐帳的俗禮，一概全免，竟走上前庭來陪送親的官客。華筵已畢，親友散去，遂與楊大公子坐在書房吃茶閒敘。